



家乡的石磨

桃江县灰山港镇向阳花学校 文柳英



周末回爸爸家,看到老屋台阶角落里静静搁置着的石磨,记忆的线被拉得很长很长。

对石磨,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,它温暖了我童年少年的所有时光,也承载着家乡人们的口舌之愉。它,从贫寒里开出了岁月的欢娱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物质匮乏。一日三餐虽不成问题,但食物的品种少得可怜。但勤劳的人们总有法子。那时候,家家户户都有石磨。我家的石磨小,推磨的人总是奶奶,她将大米用澄清的石灰水浸泡几个小时后,在一只干净的大木盆里架好小石磨,开始了劳作。只见她右手握住石磨的木头手柄匀速地转动,左手时不时将磨盘上要磨的米粒轻轻拨入石磨中间的小孔。石磨一

转,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随之轻快地响起。奶奶悠然地转动手臂,悠然地拨放米粒,石磨孔洞下方和四周便像泉水一样汨汨地流出雪白的浆汁。米浆磨好后,奶奶将其倒入铁锅中熬煮。熄火以后,静置一两个小时,锅中的米浆就成了淡绿色的豆腐状,用刀轻轻划几下,米豆腐就可以出锅了。奶奶再将米豆腐切成小方块,放上油、盐、剁辣椒和韭菜,味道独特的米豆腐就摆上了桌。就这样,大米有了石磨的加工和奶奶的巧手,变成了独特的菜肴。

我特别喜欢看奶奶推磨,因为磨子启动,便会有一些新的吃食。她将大米磨碎做出白白嫩嫩的发糕,将剩饭晒干炒黄磨碎做成黄米粉,将黄豆、红豆、蚕豆等

豆子炒熟混在一起磨碎成五谷杂粮粉,将麦子磨碎打成粉加入鸡蛋、香葱等摊煎饼……说来也怪,本来挑食的我们,都特别喜欢吃石磨磨成粉后做出来的食物。

石磨不仅陪伴了我们一家,也陪伴了村子里许许多多人家。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更欢,石磨唱响的曲子经常在我耳边萦绕。那舌尖上的味道,就像无数黄昏的炊烟一样,在记忆里袅袅不绝。

时光荏苒,奶奶去世,村里的老人也一拨一拨离去,各种小电器层出不穷,食品种类数不胜数,石磨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但寻常的故事,像石磨一样流转。我忽而觉得,石磨就像一个古老而神奇的钟表,将一切生活的粗糙磨成了细碎的美好。

走进天心阁,是桂子又将飘香的早晨。

园门处“湘流北去,岳色南来”的楹联,依旧是那样古朴苍劲;走进大门,依旧是曲沼回廊,藤萝缠绕,花枝扶疏的撩人风采。那数不胜数名联镌刻,无不迭映着长沙古城的缩影。

崇烈坊前,欢快的节奏响起来了,一支又一支老年健身队,踏着年轻的节拍,恣意地旋动着斑斓的舞步,引来不少游人驻足凝眸。在雄浑的管乐声里,在悠扬的弦乐声里,无论是风韵不减的徐娘,还是神闲气定的老叟,都会让全身心的每一个细胞,随着乐曲的节奏而律动。

过崇烈坊,进雄镇门,才登上昂首天穹的天心阁,真个是“阁上天心天上阁,园中画境画园中”。

流连在月城的十一个炮洞前,重温一段段血与火的历史底片:太平军西王萧朝贵率部与清军鏖战于斯,清末维新派组织的南学会兴起于斯,19世纪之初的同盟会湖南分会设立于斯,1911年广州起义前夕的湖南起义策划于斯,1930年彭德怀率工农红军攻克长沙之战亦部署于斯……心底对这座军事要塞禁不住肃然起敬!

岁月已悄然流逝,历史却灿烂永存。

古阁雄踞,气象蔚然。藏天灵地秀,搜夏鼎商彝。穿行于古董玩家云集的大市场里,纵目星城现代化的风景,仿佛聆听到翔空的鸽哨,一声声远,一声声近,不禁又想起那“橘子洲,洲旁舟,舟行洲不行;天心阁,阁中鸽,鸽飞阁不飞”的千古名联。

再访天心阁
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 唐紫薇

生活

母亲是一本好书

湖南省作协会员 毛损

记得小时候,因为顽皮,经常惹母亲生气,可是她不但没有责打,反而一次次用耐心和温柔陪伴我,这使得我的童年充满了欢声与笑语,可是谁又能知道,我快乐了,母亲也慢慢疲惫了,我长大了,母亲也开始变老了。

有一次,我看上了一家旧书店的一本老版《三国演义》,很想买,可是我没有钱。为了得到那本书,我竟然向母亲撒了谎,我对她说,学校要买资料,需要交六角钱,她毫不怀疑地就把六角钱给了我。后来,我把这件事写成了作文,并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得了奖,她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但是她并没有责怪我,而是用更加坚定的眼光看着我,用更加肯定的眼神激励我,于是乎,我也更加努力,终是没有辜负她的期望。

母亲不擅言辞,却总是通过一些默默的行动向我诉说着一个又一个人生哲理,让我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少犯错。使我在岁月的长河中,一次又一次醒悟,明白一个个道理。

长大后,当我有了孩子时,母亲仍然还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宝贝,百般呵护,仍然在尽着一个母亲的责任。我的孩子比较调皮,她一次又一次地为我排忧解难,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了,而她,却日渐消瘦了,头上也慢慢有了白发,脸上也开始有了皱纹,步履也蹒跚了。

无论我走到哪里,母亲都在为我祈祷,为我祝福,不管我是成功,还是失败,她都永远支持着我,不断加油打气,这也使得我能够一次次战胜困难,打败挫折,走向成功的彼岸。

我的母亲,就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,我将用一生的时间去阅读。

夏日小品

印象



袁近/摄

抒怀

父亲的风景

临湘市长塘中学 周雪凤

那片田野,一点也不单调,一点也不寂寞,父亲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画师,他在田野上日复一日地,用他半生光阴绘制了最美的风景。

父亲的风景,四季明媚,为生活带来无尽的期待和喜悦。

春天,他把种子拌在泥土里作颜料,用一支希望的画笔,不知疲倦地画着,于是,“一把青秧趁手青,轻烟漠漠雨冥冥,东风染尽三千顷,白鹭飞来无处停”的画面跃然纸上,他扛着锄头,从日出走到日落,他的画作在太阳底下散发着光芒。

夏天,他把镰刀磨得锃亮,去修饰田埂上的杂草。就像一

个画师,打磨画作的边框。一幅“新晴原野旷,极目无氛垢,白水明田外,碧峰出山后”的画面呈现在眼前。他弯着腰,把太阳驮在背上,任汗水恣意流淌。累了,他也会抬头,擦擦额上的汗,看看远处的田野,他在想象它们丰收时会是什么样子。

秋天,田野绿了又黄,他把喜悦种进土地,收获了一亩一亩璀璨。于是,“十里西畴熟稻香,槿花篱落竹丝长,垂垂山果挂青黄”的画面次第展开。这时的父亲,仿佛长在了田野上似的,忙忙碌碌,像是一位画师在为自己的画展做准备。田野里的颜色逐渐丰富起来,一片是白茫茫的

棉花,一片是青翠翠的莲蓬,一片是金灿灿的稻子……

冬天,田野这块画布变得素净,需要重新作画了。父亲的脚步变缓了,他需要慢慢构思。他赶着老牛,把田野重新翻一翻,只当修补画布。在田埂边休息的时候,他还会思考,来年做什么样的涂鸦。一幅“西园梧叶尽飞翻,楚乡原野长青草,泽国风云只薄寒”的画面徐徐打开。白雪的白,太单一,最后,他选了一块,种上了油菜,给画布上了一层翠绿的底色。

父亲的风景,没有华丽的色彩,却有着最为质朴和真实的魅力。这道风景,虽然平凡,在我心里却珍贵无比。

